



又到云端醉舞时

□侯思亮

三月,正是人们走出户外放飞心情、亲近自然、拥抱春天的大好时光。一天,我与妻子带小外孙到市龙源湖公园游玩,看着广场上许多小朋友在家长的带领下,兴高采烈地放着风筝,望着一众漂亮的纸鸢在蔚蓝的天空花飞蝶舞,小外孙按捺不住玩耍的天性,非要让我给他买一只风筝。于是,在精心挑选了一只绘有奥特曼图案的风筝后,我们走到一处游人较少的地方,借助风势,开开心心地将风筝放飞到了龙源湖上空。

瞧着小外孙一脸兴奋地牵着纸鸢在广场上跑动,我的思绪也随着他玲珑的身影,穿越时空,回到了曾经无忧无虑的“儿童散学归来早,忙趁东风放纸鸢”的少年时光。

遥想过去的岁月,处在小外孙年龄的我们,每年临近农历三月三,都会自己动手,用旧竹篾制作一些简单的五角、六角或八角形状的风筝。但是,要想制作较为复杂、漂亮、精美的风筝,就需要到街坊常爷爷家里,借用他的一双巧手来完成。常爷爷是个热心人,无论谁找到他,他都乐意帮助。因此,作为近水楼台,我们便经常受益。

常爷爷是一位老红军。每次我们到他家里串门的时候,或让他制作风筝的时候,他都能一边制作,一边为我们讲述红军的战斗故事,讲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壮举,讲红军挖野菜、吃树皮的艰苦。不过,虽然经历过战争的洗礼,身体上也多次负伤,但光阴似乎对他的双手特别眷顾。尽管骨瘦如柴,青筋暴突,布满了岁月的沧桑,但几根细细的竹篾,在他手里会变戏法似的制作出各种各样漂亮的纸鸢。我们那一片的孩子都喜欢找他制作风筝,并借此聆听他肚子里的战斗故

事。

据常爷爷讲,他出生于上无片瓦、下无立锥之地的穷苦家庭,小小年龄就到地主家里当牛做马,受尽了欺凌和白眼。一次偶然的机遇,红军从他们家乡路过,他听说红军是专为穷人打天下的,就找到红军的临时驻地要求参军。首长看他年龄偏小,又矮又瘦,就安慰他说:“你还小,等长大再说。”他听了眼泪立马流了下来,缠着首长不放手,还振振有词地说,年龄小照样能够扛枪打仗。在他软磨硬泡下,首长破格吸收他参加了红军。

那时别看常爷爷年龄小,但在部队的大熔炉里经过摸爬滚打的锤炼,他成长很快,经受住了多次考验。小小的他打起仗来也特别勇敢,人又机灵,从不畏惧牺牲,每次打仗都冲锋在前。为此,他身上伤痕累累,其中有一块弹片,由于所处位置比较敏感,加之当时医疗条件有限,一直没有取出来。

后来,常爷爷被组织安排到当地一座煤矿工作。从此,他就新的岗位上默默无闻、兢兢业业地奉献自己的光和热,从未居功自傲,也从未向他人炫耀自己红军的身份。后来,在组织的安排下,常爷爷搬到了敬老院安度晚年。人虽然搬走了,但他平易近人的笑容、乐于助人的品格,时常被众街坊津津乐道,传为美谈。

日升月落岁月稠,转首红尘已暮秋。弹指之间,几十年的光阴就在我们的指缝间如沙漏般悄然流逝,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。儿时常爷爷为我们制作风筝时和蔼可亲的笑容笑貌,还有他娓娓道来,让人热血沸腾的战斗故事,成为潜藏于心底的一枚音符、一朵浪花、一方抹不去的岁月幽香。

三哥

□冯复兴

三哥比我大很多,但按辈分论,我俩是平辈,所以我称他为哥。在我们当地,对辈分是很讲究的,一点也不能含糊。

三哥跟我们家是近邻,所以从小我和他接触最多。三哥孤单一人,双目失明,父母留给他的地也种不了,日常生活中一些大大小小的事情,正常人办起来易如反掌,而对他说就难如上青天。比如打水,那时候农村还不通自来水,全是吃井水。水要用水桶从井下提上来担回家,然后倒在水缸里,存下来吃。每次提水都是提心吊胆,下雨地滑,尤其是下雪结冰,一不小心,一脚踏空掉到井里,就会要了人命。

有人看见三哥去打水,不管有多忙,马上放下手里的活儿,立即去帮他,他总是千恩万谢地感谢人家。他知道很危险,不想一直麻烦人,就自以为熟能生巧,慢慢就能学好。但善良、纯朴、好心的邻居,谁也不忍心让他冒这么大的风险,最后把他的水桶没收了,这才放了心。由于大家的关心,他家也从来没有断过水。

三哥在生活中自律性极强,他经常给我们讲:“羊有跪乳之恩。小羊羔还知道跪下吃妈妈的奶,所以人更应该知道报答别人的恩情。我一个瞎子,一无所有,拿什么报答人家呢!”所以,三哥尽自己所能帮助别人。他人缘很好,上天关注他的眼睛大门,又给他开了一扇听力的窗户。凡是从他身边经过的人,他总是先叫称谓,然后再说话。人人都说三哥记性好,他说:“你们用眼睛看,我用耳朵听,久之能以足音辨认。”

三哥对别人非常敬重,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,他能帮助别人时,就认真做好。他帮助别人的最强项目是:晚秋收割庄稼时,帮人家掰玉米棒子、摘花生等,做得又快又好,不但摘得干干净净,而且放得整整齐齐;第二项是推磨磨面,那时人们都不富裕,地少者都喂不起牲口,种地全靠自己的双手、双脚,吃面全靠人工推磨。不管谁家推磨,他都全程参与,尤其是农忙时,大家对他的帮助非常感谢。而他自己的事能自己做的坚决不麻烦人,不会的就学习。

三哥强调自力更生,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。其中有两件事,直到现在仍让我觉得不可思议。一个是他总是自己给自己理发,当地人大多剃个光头,比较简单,一般是两个人互相理发。而三哥自己给自己理,他是经过一遍又一遍才学会的。他说:“肉可以不吃,但头发不能不理。”再一个就是穿针引线,有一次我看见三哥把一根缝衣针放进口里,我被吓了一跳,说:“那是针,不能吃,赶紧吐出来!”谁知,他一会儿将一根穿好线的针从口中取了出来。我很惊奇,直到现在,那一幕还经常浮现在眼前。

三哥就是这样一个人,受人点滴之恩,必当以涌泉相报。

代写感谢信

□朱帮义

前几天,与我同住一个楼院的邱腊花找到我,让我写一封感谢信,我问她这封感谢信是给单位还是给某一个人写,她说是给中站区城管局,其中也包括某一个人。我耐心听她讲完整个事情的原由,就爽快答应代她写一封感谢信的请求。

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:我们居住的小区在中站区跃进路南侧,楼房紧挨着跃进路,街道两侧的梧桐树栽种有数十年了,枝繁叶茂,长势喜人,有的树干一个人搂不住。但个别长势歪歪扭扭的,人路过会碰到头;高大的树冠超过楼顶,树枝伸向居民楼的窗户,有的伸向人行道,遇到刮大风、下暴雨等恶劣天气,树枝扫打窗户玻璃,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安全隐患。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,梧桐树会产生一些棉絮,大风一吹满大街像飘雪花一样,不戴口罩都难以出门。近两年,小区居民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,但始终无果。

近期,中站区城管局领导知悉这一情况后,立即委派工作人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,组织合理的施工力量,对跃进路两侧的梧桐树进行了剪枝修身。地面上一辆辆吊车机器轰鸣,高空作业的电锯声轰然作响。工人们顶北风、冒严寒,衣服弄脏了,手和脸被树枝划伤了,他们不怕苦、不叫累,路上行人及小区居民见此情景个个十分感激。

听说这次修整梧桐树是中站区城管局自筹资金进行的,吊车和电锯都是租用的,所有施工人员大都是临时借调的,整个施工过程非常顺利。没几天工夫,跃进路两侧的梧桐树像脱胎换骨一样,焕然一新。

邱腊花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,我先用稿纸写了一遍草稿,反复推敲修改定稿。她拿来一张大红纸,我又找来画画用的黄色颜料,说干就干,用了整整一个下午把感谢信写完,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。

第二天,邱腊花和社区领导一起,敲锣打鼓、欢天喜地地把感谢信送到了中站区城管局领导手中。

